

莊子纂要



方勇撰

學苑出版社

莊子纂要 陸

雜篇（下冊）

方 勇 撰

學苑出版社

雜篇(下冊)目錄

寓言第二十七	(四八五)
讓王第二十八	(五四七)
盜跖第二十九	(六二六)
說劍第三十	(六八二)
漁父第三十一	(七〇四)
列禦寇第三十二	(七三二)
天下第三十三	(八二〇)

寓言第二十七

【解題】

王雱曰：夫天下之世俗，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大道，必假言辭而論之矣。此莊子因而作寓言篇。（南

華真經新傳）

張位曰：首敍言有三項；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足取；又論功有漸進，莫執生死有無之跡；末貫韜斂。

（南華標略）

釋性通曰：此篇莊子以寓言名者，直自敍其作書之本旨，雖有言而未嘗言也。前篇言：『吾安得夫忘言之人，而與之言哉！』忘言之言，便是至言也。言而足，終日言而盡道，不妨言也。（南華發覆）

陳深曰：此篇多莊語。首稱寓言、重言、卮言，是其主也。稱孔子、曾參，稱生死，稱神鬼，稱罔兩，而終之以陽子居，溫溫如處女，兢兢如嚴士矣。（莊子品節）

方虛名曰：此莊子自敍其作書之旨，末以老子爲宗，略取楊朱。（南華真經旁注）

吳伯輿曰：曰寓言者，掃言之跡，以歸於真，欲人寓視之也。卮言之出，言而未嘗言，任其自然而物自齊。其孔子定天下之定，無爲自化者耳。曾子再仕再化，心未免有係矣。命鬼似有似無，形影有待無待，人心可有係哉！故尊形自異者，憚而避之；去其矜誇者，且爭席焉。狗跡則成弊，忘言乃合道也。（莊子因然）

陳治安曰：「寓言一篇，乃齊物論之義疏，因是之宗旨也。言唯取適，而不與物爭，然不然，可不可，謂之卮言。卮者，觶也。」禮記疏注：「觶者，適也。」與物爭然可，則不適；因物之然可爲然可，則無不適。所以然者，我與萬物同被天元之一氣，不宜以異形而遂生異見，故曰：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。」唯不爭異見，常自適而養神，年命自長，故曰：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也。」因物之然可是非而然可是非，常與時俱化，終日言，常無言。（南華真經本義）

程以寧曰：此莊子自敘其作經之旨，人當以聞道而先人，如顏成子游學道九年而臻大妙之境，不可如影之待形，甲蛻之離而不復合則影滅；然待之中又有待焉，不可如影之必待火日，須臾而陰夜代之則影又滅矣。人之形體猶影也，生猶火日也，死猶夜陰也。元神去而軀殼存，何異蝸甲與蛇蛻乎？而強陽安在哉！莊老此喻提醒，人當急急覓侶伴，訪仙師而求長生。（南華真經注疏）

佷亭淨挺曰：爲寓言也，爲重言也。卮言日出，而和以天倪也。天倪者，天均也。近於化也，心無所縣也。不知死，不知生，故大疴也。亦往亦來，而無所待也。睢睢也，盱盱也，誰與居也？（漆園指通）

王夫之曰：此內外雜篇之序例也。莊子既以忘言爲宗，而又繁有稱說，則抑疑於矜知，而有成心之師。且道惟無體，故寓庸而不適於是非，則一落語言文字，而早已與道不相肖。故於此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，使人不泥其跡，而一以天均遇之。以此讀內篇，而得魚兔以忘筌蹄，勿驚其爲河漢也。此篇與天下篇乃全書之序例。古人文字，序例即列篇中。漢人猶然，至唐乃成書外別爲一序於卷首，失詳說乃反約之精意。其列禦寇篇，夾於二篇之中，亦古人錯綜不滯之文體，不可以唐宋之局法例之。讓王以下四篇，不屑置釋，已詳簡端。（莊子解）

胡方曰：此篇書之自序。（莊子辯正）

陸樹芝曰：此篇即齊物論無有是非，無有言說旨。郭象特舉首二字名篇，非莊子自明所著之書皆寓言也。

蓋謂有寓言，有重言，皆如卮之日出，有言一如無言也。（莊子雪）

何如濬曰：首節自發立言之例，其餘各節，與列禦寇、皆隨手記錄之文，與他篇首尾貫串者不同。東坡以此篇接列禦寇為一篇，固是。但文義既不聯屬，合可也，分之亦可。東坡又曰：『凡分章名篇，皆出於世俗，非莊子本意。』但他篇篇有篇意，不可不分，惟此兩篇，乃零星記錄耳。（莊子未定稿）

方潛曰：合列禦寇為一篇，凡例也。（南華經解）

王闈運曰：寓言在雜篇第五，其後皆非莊子書意矣。故相傳為莊子之自敘，其書終於此也。今既悉刊外十篇，唯存此及天下篇者，俱言著書之意，不可去也。（莊子內雜篇注）

阮毓崧曰：此篇開首四語，是隱將一部著書之法，標列於此。莊子仙才，就全部言之，其天機固自崢嶸浩蕩也。獨怪此處及天下篇，既兩標寓言、重言、卮言諸說，已明明將全旨揭破，而學者猶多不悟，致前後注莊者數十家，尚或迷離顛倒於其中，豈能免乎作者之揶揄耶！（莊子集注）

愚按：此篇凡六段，意旨不盡一致。其中首段是通過標舉寓言、重言、卮言來論述本書文體特徵的，所以常被人們視為全書的凡例。所謂「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」，指的是寓言、重言、卮言在全書中各自所佔的比重。但這祇是作者在理論上的一個大略說法，在本書的實際運用中，三者卻往往渾然一體，不可分割。因此，人們一般也就把三者統稱為「寓言」，即把凡是出於虛設，並且具有寄寓性質的故事、言論等都稱之為「寓言」。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傳所謂莊周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，就是在這樣廣義上所作出的結論。也正如寓言、重言、卮言三者本身不可截然分開一樣，作者對三者功用的區分也是相對的。如運用寓言固然是爲了「藉外論之」，但援引重言又何嘗不是爲了藉「他人」論之？即使「藉外論之」這一說法本身，我們也不能拘泥於字面而僅僅把它理解爲「藉他人論之」。其實，在這一比喻的說法中，作者還包括了「藉他物論之」這一層意思。因爲在他看來，大道是那樣「寂寞無形，變化無常」，爲世人所難以置信，所以非藉他人他物來說明它不可。

總之，對於作者論述「三言」的話，我們應該結合全書，從整體上加以把握。在這裏，作者破天荒地提出了「藉外論之」的理論，表明他對於寓言「深於取象」（章學誠語）這一特徵有著為前人所不曾有過的深刻理解，這與詩歌領域中總結出「比興」理論是具有同等意義的。

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。親父不為其子媒。親父譽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。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。與己同則應，不與己同則反；同於己為是之，異於己為非之。重言十七，所以己言也，是為耆艾。年先矣，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，是非先也。人而無以先人，無人道也。人而無人道，是之謂陳人。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。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曰「言」無言。言無言，終身言，未嘗「不」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有自也而可，有自也而不可；有自也而然，有自也而不然。惡乎然？然於然。惡乎不然？不然於不然。惡乎可？可於可。惡乎不可？不可於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！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，是謂天均。天均者，天倪也。

【箋注】

〔寓言十九〕謂在莊子一書中，寄託寓意之言十居其九。陸德明云：「寓，寄也。」〔經典釋文，下同〕林希逸云：「十九者，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，謂寓言多也，如齧缺、王倪、庚桑楚之類是也。」〔南華真經口義，下同〕

〔重言〕謂先哲時賢之言。林希逸云：「重言者，借古人之名以自重，如黃帝、神農、孔子是也。」鍾泰云：

『重言者，考諸古聖而不悖，質諸耆碩而無疑，是則可信今傳後者，故曰：以重言爲真。』（莊子發微，下同）

〔卮言〕指作者自己那些不著邊際的議論。司馬彪云：『卮言，謂支離無首尾言也。』（經典釋文引）成玄英云：『卮，支也。支離其言，言無的當，故謂之卮言耳。』（莊子注疏，下同）鍾泰云：『卮言者，支離之言也。……而支者不支，離者不離。其曰支離者，就世人言之則然，自真人言之，則固妙道之行也。』日出：謂天有所出現。

〔和以天倪〕合於自然的分際。和：合（成玄英說）。天倪：自然的分際。王闖運云：『倪，際也。』（莊子內雜篇注，下同）

〔藉〕通『借』。郭象云：『言出於己，俗多不受，故借外耳。』

〔媒〕做媒。

〔非吾罪也，人之罪也〕這並非父親有虛美其子的行爲，而是世人好萌猜疑之心的過錯。成玄英云：『非父談子不實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。』吾：指父。

〔與己同則應〕與自己的意見相同就應和。按，此對世人常情而言，下三句與此相同。己，指世人。

〔反〕反對。

〔爲〕猶『則』（王引之之經傳釋詞）。是之：認爲那是對的。

〔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〕引證的話佔十分之七，乃是用來止塞天下爭辯之言的。林希逸云：『已，止也。已言，可以止其爭辯也。』王啟云：『已言者，止人之爭辯也。』（見王夫之之莊子解）鍾泰云：『已言者，止息爭議之謂。』按，高亨謂：『已』當作『己』。己，古『紀』字。古人所言我再言之，乃所以記古人之言，故曰『重言十七，所以已言也。』（莊子新箋）非是。

〔是爲耆艾〕這些都是耆艾的話。荀子致仕篇云：『耆艾而信，可以爲師。』林希逸云：『借重於耆艾之』

人，則聞者不敢以爲非，可以止塞其議論也。」耆艾：對老人的稱呼。六十歲爲耆，五十歲爲艾。

〔「年先矣」三句〕謂年齡大於別人，而他的知識不能與他的年齡相合，這就不足以居先了。成玄英云：「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，亦無本末之智，故待以耆宿之禮，非關道德可先也。」林希逸云：「年雖先矣，而學無所見，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，則其年雖先，不足爲先，謂無以過人也。」馬敘倫云：「期，會也。會，合也。此謂年雖先人，而其知識不與其年相合也。」（莊子義證，下同）經緯本末：謂經緯天下的才德學識。

〔無人道〕不能盡其爲人之道。

〔陳人〕老朽之人。林希逸云：「陳人，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。」劉鳳苞云：「陳人，老朽之稱，猶陳跡然。」（南華雪心編，下同）

〔曼衍〕流行不定，遊衍自得。

〔窮年〕終其天年。成玄英云：「窮造化之天年，極生涯之遐壽也。」鍾泰云：「窮年，猶「盡年」也。盡年者，所謂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。」按，「和以天倪」三句，亦見齊物論篇。

〔「不言則齊」三句〕謂不發言論，則物理自然齊一，因爲本來齊一的物理，與出於主觀成見的言論是根本不能齊同的。羅勉道云：「不言則物自齊一，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。」（南華真經循本，下同）

〔言無言〕高山寺本「無」上有「言」字。『言無言』，謂要說一些沒有主觀成見的話。郭注：「故雖有言，而我竟不言也。」成疏：「故曰言無言也。」是郭本、成本「無」上亦有「言」字，今據補。

〔「言無言」三句〕意謂若講的是不帶主觀成見的話，那麼雖然終身說話，卻好像沒有說話。林希逸云：「無言，無心之言也。終身言，未嘗言，無心於言也。」按，「未嘗不言」之「不」字爲衍文，當刪去。馬敘倫云：「終身言，未嘗言，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」，相對爲文，此羨「不」字。郭象注曰：「雖出吾口，皆彼言耳。」是郭本無「不」字。王叔岷云：「古鈔卷子本、道藏成玄英疏、林希逸口義、褚伯秀義海纂微、羅勉道循本諸本，皆

無「不」字。……焦竑翼本、王夫之解本、宣穎解本，亦並無「不」字，所據本弗誤。〔莊子校釋，下同〕

〔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〕意謂若能悟透萬物之理，即使終身沒有說話，卻未嘗沒有收到說話的功效。林希逸云：「不言之中，亦可悟理，則非不言也。」羅勉道云：「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，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，是未嘗不言也。」

〔自〕根由〔宣穎說〕。林希逸云：「有自，有所由來也。言凡人之所謂可，所謂不可，所謂然，所謂不然，其言皆有所自來。」

〔無物不可〕按，自「惡乎然」至此十二句，語多見於齊物論篇。

〔久〕傳之久遠。宣穎云：「無言之言，故可傳久。」〔南華經解，下同〕

〔萬物皆種也〕謂萬物都是由各自的種類變化而來的。宣穎云：「皆種，皆有種類。」

〔以不同形相禪〕以不同的類型相傳續。宣穎云：「各以其類禪於無窮。」禪：傳續，傳接。

〔卒〕終。

〔倫〕頭緒。阮毓崧云：「倫，等也，次也。言物無始終，如環無端，莫得其先後之次序。」〔莊子集注〕

〔天均〕天然自運的陶均。齊物論、庚桑楚並作「天鈞」。

〔天倪也〕按，自「萬物皆種也」至此七句，皆用來比喻卮言可以傳之無窮。

【點評】

劉辰翁曰：「因以曼衍，所以窮年」兩語最悲。（莊子南華真經點校）

蔣金式曰：善作開合，總之姿態百出。（徐廷槐南華簡鈔引）

浦起龍曰：寓者，喻也。文更以喻釋喻，尤穎妙！（莊子鈔）

胡文英曰：年先矣……，反拖一段，勢如懸崖瀑布，曲而有直體。（莊子獨見）

胡文英曰：抽出天倪細釋，從旁面作結。讀者識破此等機關，行文自絕跡飛行矣。（同上）

高塘曰：三言提綱，以卮言天倪爲主。（莊子集評）

高塘曰：天倪本三言總納，而文乃專納卮言，彼二言皆以證實卮言也。（同上）

高塘曰：二言略，卮言詳，而卮者和之象，所以只從和字著解也。（同上）

高塘曰：一部南華，以此章蔽之，且以『和以天倪』一言蔽之，無餘旨矣。（同上）

張道緒曰：直起此，即莊子自作序文也。後人何用序莊？（莊子選）

張道緒曰：年先矣……，拖一筆而反言之。（同上）

張道緒曰：凡分三段自注，末又抽出天倪，細繹作結。（同上）

劉鳳苞曰：親父不爲其子媒……，插一喻以醒寓言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
劉鳳苞曰：不是尋常耆艾，方可引重。文勢如懸巖瀑布，曲而有直體，絕妙匠心。（同上）

劉鳳苞曰：撰出『陳人』二字，奇妙！老朽之稱，猶陳跡然。（同上）

劉鳳苞曰：要統一眾論，除非不言，題外透一筆，卻是頂上圓光。（同上）

【分解】

郭象曰：寄之他人，十言而九見信。世之所重，十言而七見信。卮，滿則傾，空則仰，非持故者也。況之於言，因物隨變。日出，猶日新，日新則盡自然之分，分盡則和也。言出於己，俗多不受，故借外耳，肩吾、連叔之類是也。父之譽子，人多不信，時有信者，輒以常嫌見疑，故借外論之。己雖信，而懷常疑者猶不受，寄之他人則信之，人之聽有斯累。相應，否反，互相非也。三異同處，而二異訟，必取是於不訟者，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，非借

外而何？重言，以其耆艾，故俗共重之。使不借外，十信其七。年在物先，而其餘本末，無以待人，則非所以先也。直是陳久之人，便共信之，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。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，故曼衍，莫能定，曠然無懷，因而任之，所以各終其天年也。付之於物，就用其言，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。若立言以齊之，則我與物復不齊矣。言彼所言，而我竟不言，故未嘗言，亦未嘗不言。彼我情偏，有可不可，而物各自然自可。統而言之，無可無不可而至也。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，能無天落。雖變化相代，其氣則一。於今爲始，於昨爲卒，理自爾耳，莫得其倫。夫均齊者，豈安哉？皆天然之分也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王雱曰：『孔子曰：『子欲無言。』孟子曰：『子豈好辯哉！』此聖賢本於不言也。然而必言必辯者，出於非得已而已。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，將以祛天下之惑，而反性命之正也。然莊子之爲言不一矣，故有寓言，有重言，有卮言。寓言者，極明大道之真空，以世俗必爲迂怪也。故託爲他人所說以言之，致其十信其九也，故曰『寓言十九』，又曰『藉外論之』。重言者，論述前古之正道，使世俗樂聞不厭也。故推爲耆艾之言以重之，致其十信其七也，故曰『重言十七』，又曰『所以已言也』。卮言者，不爲一定之辭而愈新，如卮器傾仰之不一，以世俗難知妙本也，故和以自然之分矣，故曰：『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。』此三者，周之所以用而爲書也。以三者而訊周之所言，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。夫物我所以同根也，我不言則萬物與我爲一也，故曰：『不言則齊。』既齊而言，則物我所以復分也，故曰：『齊與言不齊。』不齊而止言，則復齊矣，故曰：『無言。』不言而自齊，則物我自然均等也，故曰：『是謂天均。』自然均等，則守於自然之分矣，故曰：『天均者，天倪也。』此卮言不一如此也。（南華真經新傳）

呂惠卿曰：『寓言十九，則非寓而言者十一；重言十七，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。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則寓與不寓，重與不重，皆卮言也。何謂寓言十九？夫道近在吾心，以吾心論之，彼則疑而不信，猶父不爲子媒，必藉外論之，非吾不欲直言，人不可與直言故也。何謂重言十七？同己則應而爲是，異己則反而爲非，吾所以

言於人者，欲其應，不欲其反也，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，以己所重，猶己言也。凡此書中稱引古昔者，皆是以耆艾爲重者，所聞先於我，非以年也。有經緯本未足以先人，則人從之。人而無以先人，是謂陳久之人，曷足重哉！言出未始有言，則其日出猶扈而已。扈之爲物，酌於罇壘而時出之，中虛而無積也。天倪則無爲之至，聖人所休。和以是非，休乎天均，則出處語默，無非天均。因以曼衍，即是理而推之，所以窮年也。唯無我而不言則齊，有言則有我有物，安得而齊？故齊與言、言與齊，未始齊也。不言雖齊，猶與言不齊，未足爲大齊。唯言無言，而後大齊，扈言是也。故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所謂可與不可，然與不然，皆有自也。固有所然所可，則無不然，無不可可知矣。萬物之種，其出未始不同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，是謂天均。天均者，是非於此而和，萬物所齊，無爲之至，故曰：『天倪也。』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陳景元曰：寄寓之言十取其九，德重之言十不信三，此世俗之見也。扈滿則傾，空則仰，中則正；日出則斜，過午則昃，及中則明。扈言取其正，日出取其中，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。藉外之言，人多取信。父之譽子，難爲巧辭。世人不察是非，而以己同爲善。重者取其耆艾，若年先而無德，非先也，止是陳舊之人耳。扈言日出，中正而明和以極分之理，因以不滯之辭，所以盡其天年而無悔吝。不言謂默默，則寓、重、扈言皆齊。蓋以不言齊之也，不言之理自齊。寓、重、扈言，自不齊耳。故曰『齊與言不齊』，是言自屬言，齊自屬齊，此與『一與言爲二』之義略同。言無言，謂無情之言。扈言中正，豈有情哉！無是非愛惡之情，則無是非愛惡之言，故終身言而未嘗言。若乃謹默括囊，而中正未嘗去心，則是終日不言，未嘗不言也。有自而可與不可，有自而然與不然，言其皆有由。然乎然，可乎可，由於道故也。其不然，不可，不由於道故也。固有所然、所可，則無不然、不可矣。故再舉扈言可久，總結前文。萬物異種，理自相代，有形化無形，無形生有形，有情交無情，無情變有情，始不見首，卒不見後，循環莫測，故曰天均。自然均平，取其極分而已矣。（同上）

劉墀曰：水之在扈，猶言之在德，不滿則不發也。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，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，故曰

卮言日出。物之有際，必有端倪，自然之倪始卒若環，故曰和以天倪。如草蔓水衍，以譬自然之緒，道全而物不傷，故可以盡年也。終身言未嘗言，終身不言未嘗不言，則六經不爲支離，老子不爲簡約矣。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，重言以祈人之信，皆有爲而言，言之末也。則卮言者，其爲言之本歟？（同上）

林自曰：寓言，製名以言。重言，世俗所重。卮言，猶老子云『善言無瑕譴』也。卮滿則傾，空則仰，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，日出而不窮，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。十言而九見信，七見信，皆局於陰陽之數，不能無窮也。言出於己，俗多不信，故父不爲子媒，而藉外論之，是謂寓言也。重言，如託以孔子、顏回之類，言雖出於己，可推重則爲耆艾，如無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。學至於道，斯能先人；否則，陳人而已。聖人之言，應物當理，往而不留，故曰日出。唯能和以天倪，所以曼衍窮年也。卮言出於不言，不言則萬理自齊，言則不齊矣。莊子卮言出於既齊之後，而齊與言、言與齊，皆不齊也。莫若無言，雖無言而未嘗不言，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？言出於無言，則雖終日言，所以應物也，何意於言哉？雖終日不言，無妨應世也，何嘗不言哉？此莊子卮言之意。有自也而可，有可、有自也；有自也而不可，無可、無自也。下文體此有自、有然、是非、彼我之所起，可不可、然不然，將以齊彼我、一是非也。而然於然，可於可，固有所然，固有所可，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內，然可在物不在我也。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耶？種者，物生之始。萬形萬變，其化無窮，相代始終，如環無端，莫得其倫理，是之謂天均，人力莫與焉。天均言其平，天倪言其始，皆自然之喻。（同上）

林希逸曰：卮以貯酒，飲之有味。日出者，件件之中有此言，以天理而調和眾心也。父爲子媒，人必不信，故藉外論之。已言，所以止其爭辯也。借重於耆艾，則聞者不敢非，古先帝王皆耆艾也。經緯本末，言知常變始終。期年，期頤之年。年先而學無所見，不足以先人，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。曼衍，自得窮年，以此送日月也。以無言爲言，則歸於一理。若以一而形諸言，或以言而論此一，皆爲容心，不齊一矣。唯無言則齊，無心之言是也，故終身言而未嘗言。不言之中，使人悟理，則非不言也。凡人所謂可與不可，然與不然，皆各有所是，我何從

而然可之？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，固有所然所可，則無不然不可矣。齊物篇論此甚詳。非以自然之言調和眾口，豈能千古不磨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，往來終始相代於天地之間，其倫理之妙，莫得而窮之。天均者，天理之同然也。（同上）

褚伯秀曰：寓、重之義，諸解已明。十居九七之論爲之優，則出胸臆而言者無幾，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，輕重隨人，故從權立言，乘機化導，俾從信而入，陶成善心，其憂世愛民亦切矣。卮言，解者不一。夫卮之貯水，喻言之載道，道固非言所能盡，水亦非卮所能量，遽謂道不屬言，水不屬卮，不可也。故其言日出而不窮，人亦聽之而不厭，非若寓言、重言之有所去取也。蓋能和以自然之分，則可以合天下之心；而我無心，何同異是非之辨哉！『父不爲子媒』一語，足以盡寓言之旨，我所以藉外論之者，爲彼難信故也。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跡，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；無言之混成，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迹也。重言，亦出於己言。經緯，論其才。本末，明所學。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。卮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，優遊曼衍以終天年，何世累之能及？至此亦可矣。後又隨掃其意，云凡天下事物之理，不言則齊，與道爲一。齊與言，猶無與有，粗妙異理，惡得而齊？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，斯大齊也。故曰無言，曰當是言字，下文可照。此又明夫未嘗言、未嘗不言之妙，神而化之，不滯有言無言之跡，而天下風靡影從也。夫言之可有有然，出於固然固可，則無不然無不可矣。此卮言所以併包寓、重而無遺，故言滿天下，無口過也。本經末篇自敘有云：『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真，以寓言爲廣。』則知是經所言，浩瀚宏深，千變萬化，不越此三條而已。然而絕跡易，無行地難；不言易，言無瑕適難。南華立此三言，所以免瑕適也。夫以言免瑕適，猶未若忘言而無瑕適。忘謂有而無之，非不言之偏執也。忘言極議，夫子之欲無言近之。世間萬物，同出乎機，而稟形有異，相代無窮，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，辨證無極。聖人因而不自唱，應彼而言，非我言也。故若環無端，莫究其極，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。是亦遺言之意云。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）

陳深曰：寓言，寄託而言也，如鵬、鯤、泰清、無始之類。夫言不出於我，而借於外言，此非我之罪也，人不信我之罪，因人之不見信，故借外論以曉之也。重言十七，因有是非同異之無定，故借古人之言以爲重，所以止眾人之言也。眾言淆亂折諸聖，聖賢之言猶高年之人，欲人之見重也。言無經緯本末，則人爲陳人，而言亦爲陳言矣，不足取信也。如仲尼、老子、堯、舜之類。卮，酒卮也；卮言，醜藉有味之言。日月出之，而調之以自然之天理，已亦不煩，人亦不厭，所以逍遙也。何也？有是有非，則有爭辯，今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，如環之無端，周流應物而不窮。寓言、重言皆有之，故曰：『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』一聽之自然而無所爭辯，故言而不言，不言而言也。（莊子品節）

魏光緒曰：寓言者，所言在此，而寄意在彼，如鯤鵬之變化，風聲之怒號，皆意在言表，使人深思。而得重言者，古人有言，莊生重複言之，如伯昏瞀人、呂梁丈人等十餘款，皆見列子；庚桑楚一段，見亢倉子；『知雄守雌，知白守黑』等語，見老子。其他雜引諸聖賢，及自所論著，前後重複者亦多，若曰苟可借以發揮理奧，啟人信從，不必自己出也。而諸家乃訓爲『輕重』之重，謂借重古人，豈其然與？（南華詁）

陶崇道曰：外物篇末，以荃蹄立喻曰：『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？』似一部中小結；此篇直述立言之故。焦竑曰：『南華老僊渡水不濕腳，自揆立言既多，恐後人殉跡成弊，故隨步隨掃。』良是。而節節皆存付囑意，旨更玄遠；再益之以天下篇，表道術之原委，首尾井然。無怪東坡之以讓王等四篇爲偽筆也。起頭『寓言』四句是綱，下分三段是目。何故要寓言而十居其九，藉外論之？有個外便有個內。內者，冷暖自知，說不出口，如親父不爲其子媒者。『親父譽之，不若非其父者也』，非吾好作寓言以取罪，緣人情我見山高，同己則是，是則應之，異己不但不應，且從而非之，此不得不爲寓言之故也。何故要重言而十居其七？借重耆艾之言，所以已他人之妄言也。曰：『其年先於我矣。』年先於我，凡出諸口者，自然有經有緯，有本有末。此所以謂之先，而人言自己。不然，只是年老，壓服不得眾，直謂之陳年之人耳，有言誰信之？此不得不重言之故也。卮，

字義訓圜器。漢書『從諫如轉圜』，六書正譌：『俗作圓，非。』蒙叟好諛詭，但取一『圜』字。圜則按捺不住，處處轉得過來。以此爲言，何地是他界限，故曰可以『曼衍』；亦且無有盡期，故曰可以『窮年』。不論十九十七，可以日出，末後自解，亦『始卒若環』。環與『圜』同，但取能轉，則其爲圓言無疑矣。何故要卮言？世惟不言則齊，若出一言。若出一言，則齊是齊，言是言，合不上來。言是言，則言在這頭；齊是齊，則齊在那頭，也合不上來。如此，則定用不言矣，故曰『無言』。而卮言不然也。以其圓活之極，不著有，不著無。不著有，故終身言，未嘗言；不著無，故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此言之不得不出於卮也。『和以天倪』者，天然之倪也。言不外可、不可、不然、不四端，而皆有個來歷，此謂之自也；即風之自也，故謂之倪也。是第一層。『惡乎然，然於然』八句，則和之矣。是第二層。『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』，言其所以和之故，不過因物付物，就料調和，一些無造作，故合而謂之『和以天倪』也。是第三層。下便總結曰：『非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，孰得其久！』又設喻以足上意。理在物中，如種在形中。物有萬而理惟一，形有萬而種惟一。何云種？生生之氣是也。形則有榮有枯，有成有毀，與之相禪。而這生生之氣，不同形相禪，無始無卒，若環然。冉相氏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，言而若環，誰得而窮之？那個比得他？故曰：『莫得其倫。』如是而後無不齊之物矣。齊乃均。古人以均歸之天，猶以倪還之天也。故曰：『天均者，天倪也。』（拜環堂莊子印）

林雲銘曰：言以吾言之，彼則不信，猶父不能爲子之媒，蓋父之譽其子，不若他人之譽其子爲可信，故必借外論之也。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，奈人不可與直言何？自己扯謊，反歸罪於他人，奇情異想，從天外來。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爲是非，故因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，所以止其爭辯也。凡書中所稱引，皆以耆艾爲重，非以年也，蓋以所聞先於我，有經緯本末，可以立人之道也。若徒以其年，不過爲陳久之人已，何足重哉！理本自齊，若以言齊之，不若不言而待其自齊。然不言者，非箝其口之謂也。不爭是非，不論同異，言與不言，非所計也。天下之不可、不然、不，皆本於我之自爲，而物各有所然、各有所可，無不以爲然、以爲可矣。若非順其自然，安